

芝園集目錄

土集卷之十九

論

草蔬與客同飮

漢儒近似者三人

治天下者審所尚

聖人以天下為度

君子戒于闕黨

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一世偉人

泰山絕頂之外

聖王求任輔相為先

天子建中和之極

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

立身以名節忠義為本

本原之地在朝廷

聖王治天下之要道

堯舜仁急親賢

養心莫善于寡欲

何氏芝園集

華亭何三畏士抑著

論

草蔬與客同飯

友道之難自古記之矣吾於東京得郭林宗焉吾又於林宗得茅季偉焉季偉列傳漢書其行事不甚夥直於草蔬飯林宗一事見之之二人者非有生平之雅粹然莫逆於交臂之間可不謂竒邁與彼其意味之相投行誼之相許可蓋於世人澁埿之交燿然不

信士抄卷之四
一滓者茲吾所為有當於二人然也嗟嗟世人駢肩
而語握手而趨此足為朋友矣然或貌焉懽洽無忤
而其中顧薰猶蒼素之不相入者比比而是何者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不相知心祇足為交之障也東京
諸君子如仲舉縣榻子敬書裙真長推轂伯喈倒屣
一時名流靡不投分結契盖不愧相知云林宗者諸
名流之翹楚也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見推於范孟博
而李鄣仙舟鮮然為時豔羨焉至如角巾之慕其清
標高致可想也季偉何人能使林宗與之言又與之

飲且食邪方季偉之耕野也與儕輩止樹下危坐甚
恭林宗見而竒之矣已而相與晤言出草蔬相飯林
宗起曰卿賢乎哉林宗何以賢季偉也吾想其傾蓋
之初其意味必相投其行誼必相許可誠然不滓於
淡澹之人所謂交者已夫季偉者盖托行古所稱隱
君子也時事多難退耕田野其潔身高引之志有足
多焉彼其時衆且猶然夷踞而彼獨整襟相對意必
操行之不苟者而其友朋之間雅相咨諾嘯傲泉石
睥睨軒冕髣髴乎古烈士之風若季偉者信非庸衆

人比與以故林宗高其標誼而野合之次輒歡然得也黃太尉之喪孺子挾生芻吊焉林宗知其孺子也令季偉追之孺子為具酒食與言稼穡之事而去夫孺子清潔高廉所稱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者林宗既以季偉為賢又知孺子之必賢季偉卓哉季偉蓋深有概於林宗已君子觀人必觀其所與季偉蓋林宗流歎所謂相知心者非邪不然而清譚敗俗為王何之交荷插相隨為劉阮之交是則交之障也求如林宗季偉之交胡可多得吾故曰友道之難自古

漢儒

漢儒近似者三人

程子稱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也毛萇也楊雄也以為此三人儒乎曰否也蓋似之而非其真也優孟之學孫叔敖也襲以義冠衣以緋衣談笑則叔敖也揖讓則叔敖也一日見楚莊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然而實非真叔敖也故夫三人之為儒是優孟之於叔敖也非真儒也曰然則何以稱儒曰儒蓋難言矣莊子見魯哀公曰魯少儒周聞冠儒冠者知天時履

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公試號於國中
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
而魯無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公門公召問
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
人可謂多乎故夫儒亦難言矣古今談儒歸之宣尼
之門然而倂魁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則子張
氏之賤儒無稱焉繞冠襟纓迂容簡色噉然終日而
不言則子夏氏之賤儒無稱焉偷儒而忍譏詢必曰
石子園不用力則子游氏之賤儒無稱焉夫儒烏可

言哉三代邈矣吾無暇論六國既除秦皇帝出而
焚詩書殺豪傑時蓋坑儒之禍慘矣漢興戰天下於
搶攘之中武夫猛將其効捷於縉紳先生以故沒高
帝之齒謾罵儒者相沿迄於孝惠文景而尊用黃老
儒風靡靡猶然漢氏之陋規也自武皇帝以來稍稍
表章六經風勵天下文學之士一時號稱儒者痛自
濯磨爭出而應之世之談儒者至以西京為首稱由
今觀之董仲舒毛萇楊雄其最著也已雖然此三人
者其真儒乎抑似儒而已乎吾觀漢說經者魯詩則

申培齊詩則轅固韓詩則韓嬰一時以詩起家者無慮數十而獨大毛公之詩得相傳至今不廢彼其於說經不無當矣然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而牽合附會往往為異論者立一赤幟彼所為訓詁詞章業擅專門儒者之糟粕云爾卑卑毛公吾無論已子雲之才最號絕倫若太玄若法言若訓纂若州箴若廣騷若四賦博雅弘鉅庶幾窺作者之堂焉而稱莽功德劇秦美新則大節塗地他又何說哉至於仲舒比之二子尤表表者賢良三策究極天人治亂之際蓋亦

卓矣他如玉盃繁露諸篇其要歸本之六經而至於告易王數語猶不落近代儒生之叨備哉仲舒固漢儒之翹楚也獨其縱陽閉陰其說溺於災異而不可據及門如步舒猶不能守其師說則仲舒之學抑又何駁也嗚呼儒而以訓詁也是儒者可得而支離也儒而以諂諛也是儒者可得而乾沒也儒而以縱陽閉陰也是儒者可得而幻妄也故才如毛萇為濫而已矣儒則欲約才如楊雄為佞而已矣儒則欲減才如仲舒為誕而已矣儒則欲醇故曰三人者似儒而

非真儒也吾所謂真儒者何居曰升東嶽而知泰山之崩施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渚沓也游聖門而知群儒之貌小也求真儒于千百載之上其孔子乎觀其告魯哀公一篇而儒之行始備故曰魯國儒一人孔子是已嗚呼是道德之宗也仁義禮樂之主也千萬世儒者之宗師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天下者審所尚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者何也則其所自為治者得也夫人主負黼戔憑玉几南面而號令

斷天下豈不能提攝之登于治哉顧天下之治也不從治而從君君之所尚而自為治者固天下所俯心抑首隨風而靡者也即使人主焦思雕慮控天下以操縱之而所尚弗端無以先天下而示之軌天下其何觀焉夫惟善治者視俗而施政察失而立防能令所尚一定而後有所持循可以坐運陶鈞而制世御俗不難矣嗚呼此聖帝明王賢君喆后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蓋漢匡衡之疏曰治天下者審所尚請得而申論之夫古之治天下者粵稽太上皇初之首其

君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靜無好而民自正遐
哉邈乎空同之極治厥有云所尚者弗得而攷也亞
斯之世上罔顯于唐虞中莫盛于夏殷次靡著于成
周而唐虞之書渾渾噩噩至夏而乃尚忠殷乃尚質
周乃尚文夫三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何忠質文
之殊也則其所治天下者可知已後世人主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治天下之術也
失治天下之術者失其所尚也所謂尚者豈必孕虞
育夏甄殷陶周然後乃理哉叔季世俗歲殊時變日

化而賢主者出斟酌理亂之源源提挈政刑之要領
翁之張之經之緯之低之昂之參之伍之建必然之
策循不易之制創獨運之摹標而揭之天下以為尚
夫使天下有所尚故治可致也嗚呼非明乎情性察
乎流俗昭無欲之路覽上世之務越拘孿之見馳域
外之議而達觀于昭曠之道者其孰能審之審則精
微渺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
事粲然皆見所尚百不一失矣如是則四海九州若
進而置之几席之前呼之必應舉之必至萬民之望

塞而優游之化得其何治之不能為是以王者植旌而表天下測表而知景王者振鐸而響天下聆響而知聲寧有爽耶昔者晉文好士之惡衣其臣皆犛羊之裘練帛之冠楚王好細腰士皆約食期年而朝有顰黑之色夫惡衣約食儔衆之所難也夫苟君尚之則下爭應之而况人主以其所尚自為標準而率天下先其于摩勵一世坯冶萬物豈不易于决流抑墜哉故君有脩禮崇讓之度則格搏之風輟矣君有好仁善施之衷則乖刺之俗詘矣君有側身勤政之思

則巽慙之習消矣君有尊義高節之槩則偷窳之行更矣君有去奸屏佞之致則僉壬之黨祛矣以此立經陳紀執中秉衡而匡失俗易民視無論薄海遐通蒸蒸象指向風而數葉以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君天下此教化之原本理道之樞機所尚宜先定者也不可弗審也若夫經制不定而躡小數塗虛名其所先天下治者與其所責天下治者寬猛靜躁之不同術如水火然此時而欲為治安雖明聖不治故願人主審畫而已不然何堯舜帥天下以仁

而民從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也此無他故矣
堯舜之所帥審而桀紂之所帥不審矣又何文武興
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也此亦無他故矣文武
之所好審而幽厲之所好不審矣世主而銳意太平
孜孜求治試取仁暴之政堯舜文武桀紂幽厲之君
相較而論則宜何擇術宜何處所哉胡不引漢事觀
之也漢自高惠文景之間與民休養生息海內晏然
孝武日繩以法尋以干戈而旋且虛耗相沿而至元
帝則太為優柔不斷而天下之治廢頓極矣匡衡

疏帝皆可以勉強一試而所缺者獨剛耳藉令帝聽
其言一舉而稍振刷之漢業豈遽衰哉斯說也非擦
切擊斷之說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傳曰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噫此不獨通于
治道抑亦明于主德矣

聖人以天下為度

聖人有意于庇天下故能容天下而其為度也弘夫
君之尊無匹矣無匹則無如君矣其喜怒可以震世
而其威命霸爽之權則侔乎造化而莫之敢亢居無

何士抄之國集
九
匹之尊操震世之喜怒又挾之以莫亢之權而天下
迺有橫吾意梗吾法者君豈不能控之哉能控之而
顧賞之賞之所以容之也容之以安民也君而不能
容也勢將至于戕吾民其奚忍焉是故廓吾之度以
容其強梁慄悍之罪而儻然置之都無計較之鄉其
為民計至深遠哉故曰聖人以天下為度言能容夷
也夫天下所稱桀驁而不馴頑鈍而不可諭其禍酷
烈而莫之解救者則夷狄矣論者縮舌聽者掩耳何
畏之深乎畏其戕民也夷非能戕民戕之則君也君

然包荒之大度而快心于夷則相橫相橫則相陵黎
民梟叫結禍而不解蓋君趣之闔而速之暴矣故夷
非能戕民也戕之則君也君人者將民務是安而戕
之其何能王夫夷者其人不火食其俗因射獵而生
披皮革冷酪食手不弛弓馬不解勒首不編髮衣不
褚帶蓋筑然吟處穹廬毳幕之中而其性則輕剽而
好勇凌轢震蕩而莫能制者也彼其筑然吟處方輿
中國之翼覆之也而君中國者肆其葡萄竹杖駿馬
珍寶之欲則遣一介之使而求之求之無獲則提重

師摧之而犁其庭而殄其種而繫其酋長之頸于戲
下彼且恣其輕剽好勇凌轢震蕩之習悍焉與中國
爭爭之而偶得志遂謂中國之易與而又貪其玉帛
子女之足以供也于是屢寇而不厭嗚呼夷屢寇而
民屢受其慘矣是故聖人之御世其視沙漠遐逝之
鄉皆吾疆域也其視雕題鑿齒反趾鳥言之衆皆吾
編氓也其奉正朔則頒之其叛正朔則聽之其入貢
則享之其入寇則遏之其欲質子而內附則閉關謝
之蓋舉八埏九垓之遠莫非度內而無毫髮褊隘不

能容之心是則聖人之所為量也故聖人之世夷常
稽首樹領扶服蛾伏而為之民者卒不被虜劉蹂躪
之禍也故曰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王者治戎狄之上
策也漢高皇帝提三尺之劍禡羸秦之魄斬項王之
頭而奪之天下當是時謀臣如雲武將如雨其飛揚
飄忽之勢豈不至顯赫哉而白登之圍七日七夜既
則隱忍優容而不復以冒頓為事高帝非固忘之也
漢初赤子方出之湯火之中而返之清冷即人人脈
而劑之且嗷嗷不安而脫以創夷彫瘵之衆試之于

何士抄卷四集
論
十一
兵其不僵且仆者幾希噫帝蓋念之矣迺武帝恃其
富強之資騁其長駕遠馭之畧直欲驅千里之雷霆
而鞭策之張蹇郎吉之使車不絕于月氏西域大宛
大夏之國大將軍貳師將驃騎都尉之師日出塞于
千萬里之遙以伐匈奴之部落而且聽王恢浮游之
說欲誘匈奴以和親而伏兵掩襲嗟嗟度抑狹矣彼
匈奴者非曾為暴于邊鄙而帝胡不能容之卒之匈
奴背成轉戰十餘歲枕人之骸流人之血道路死者
以溝量而士馬物故與匈奴畧相當何酷哉彼其初

于匈奴一不能容而必欲斃之而既流元元則以度
之不廣而示天下狹也雖然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宋
有遼金而匈奴突厥終不能為漢唐患者武帝太宗
之力多焉宋特稍稍繼之遂有北轅之禍矣蓋武帝
以一時之勞貽百世之逸故一時飲其毒而百世蒙
其庇即如秦皇築紫塞秦民苦矣萬世而下且藉以
限華夏也君子猶取也故愚謂秦皇漢武有攘夷之
功

君子戒於闕黨

所貴乎士君子者不貴其有不可羈之才而貴其有不可測之養何也人非才之難而養之難才矣而無所養之則其才露天下得以見吾之所為才而吾之才亦竟不足以肩天下之鉅試天下之艱而卒有摧躓之患惟才矣吾不自有其才而益純之以養使其精內完而華不外洩則其所謂才者愈恢而不可量愈厚而不可探愈鍊而不可鑠而以吾完才運用天下從容而應不難矣故善養才者不急急焉喜于自見輕于自售而馳驟其所便捷惟徐徐焉日積月累

以大其所蓄而悠長其所設施此君子所以有闕黨之戒也善乎王文舒之名其子者矣善乎王文舒之命其子者矣夫文舒之名其子者曰默矣曰沉矣曰渾矣曰深矣欲使其顧名而思義矣乃又諄諄乎戒黨者何也夫闕黨童子一童子耳偃然據先生長者之坐而比肩于先生長者之列此其氣何揚而其心何縱恣而不執也蓋亦未聞所以進于成人之道矣古昔先王之養蒙也童年而授之小學灑掃習焉應對習焉進退習焉所以養其聰明而不使逸于

嬉也稍長而令之學樂誦詩舞勺所以養其氣而不
使流于戾也又稍長而訓之大學令得與聞正心脩
己治人之道所以養其度而不使局于隘也冠以二
十室以三十仕以四十其進也不驟其試于才也不
苟蓋養之之道如此而闕黨童子何為者耶君子而
不知所以養其才而以其才沾沾自多也則亦與闕
黨何異而可弗戒也文舒重慮之矣見天下有喋喋
利口好雌黃一世而自逞其齒頰才者則名其子曰
黠見天下有氣盈色朗經綸在眉睫而中無藏物者

則名其子曰深見天下有露才使氣峭立崕岬而驕
矜自功者則名其子曰渾見天下有耳目不攝筋骸
不伏揚揚訑訑而漫不入于臆者則名其子曰沉默
深渾沉者正闕黨之所甚不足而士君子之所不可
不思也此王文舒所以有闕黨之戒也夫欲戒于闕
黨而不負此命名之義也則養之道貴純矣故善養
才者常有不敢自試之心而又有不敢眇然輕天下
之心神若耆蔡而懼天下有窮吾筭者弗自謂知也
銛若莫邪而懼天下有折吾鋒者弗自謂利也闕若

虺虎而懼天下有推吾剛者弗自謂勇也養之又養
銷其疆陽鎔其容氣虛中朴外若一無所明習之人
而人亦莫有覘其威窺其蘊者則其神凝其精聚如
鏡斯拂如劍斯磨而天下之眩惑我者盤錯我者堅
不可破而重不可舉者君子以其素養出而分應之
剖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紆徐委蛇而不見作
為之迹此默深渾沉之極而養之純者也君子者如
之何而可弗若是耶則又如之何而可弗戒闕黨也
天下之物侈于外者必畱于中而飾一時之好者必

不可以久歲月故豔麗之華落在旦夕柔娜之枝披
在頃刻甘鮮之味潰在倏忽輕盈之羽垂在丈尺彼
其疑晚翠歷歲寒者則非松柏之節不可而負青天
奮萬里者則非大鵬之翼弗與也士君子而可弗戒
闕黨也哉文舒于是乎善戒子矣昔馬援之戒子也
以輕薄孔明之戒子也以險躁柳玘之戒子也以傲
奢范質之戒子也以躁進彼皆有見于輕浮淺露者
必非遠到殊詣之器而聰明辨給者多不勝其彘彘
之才終莫與聞至道而造至德故其為戒至明切也

何士抄卷之六
論
十五
闕黨之戒夫亦數君子之意歟吾獨惜其戒之不足
為子勸也大江飛渡片帆下吳濬之功誰得而掩之
渾也乃勃有忮心焉而欲攘尺寸之功甚至於紛爭
殿陛之上而忿見顏色其于闕黨之戒竟何如哉彼
其家庭之間所為涵育其子而率之者或者猶未之
盡也雖然而闕黨之言七君子之炯戒也孰謂文舒
而可少訾也

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古之君子其身為鄉閭重而不為朝廷重尚論者惜

之夫士君子進則揚蜚聲騰景輶相與發明功名于
世以比跡于古名賢鉅卿豈非士之高志上願哉而
何至以皎皎不銜之行僅足為鄉閭重也士君子之
行而僅足為鄉閭重彼其風流標致非不足以表儀
當年照映來禩而使朝廷之上所為恢張理道以羽
翼太平之績者蕩然虛而無人覽時事者則愴然悲
心焉故夫激頑起懦逸民之高蹈而聖哲之所悲也
範俗化民達士之芳軌而高賢之所悼也史稱司馬
君實孝友忠信恭儉正直生平不妄發一語而誠心

自然天下信之蓋篤行誠長者邵堯夫蓬華環堵躬
樵爨事親德器粹然不設城府而忠厚之風聞于天
下抑亦振古人豪也自二先生居洛中洛中人士相
戒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讀史至此未
嘗不輟卷而嘆曰嗟乎二先生之望重洛中也如此
蓋所謂足不跡廊廟而名高身不離巖穴而行光者
二先生其人與吾獨惜夫二先生之不幸而弗獲大
用于時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士君子一日不在朝是豈王之福哉故枕石

漱流棲遲衡門與夫勒彛銘鼎高議雲臺者孰得怡
情澹泊遊神物外如巢由許耳善卷石戶之農之流
與夫雲蒸龍變薄九垓而垂五祀如風后力牧夔龍
伊傅其人者孰得之哉孔子大聖人也其章甫縫掖
者三千人其列於春秋者七十有二人弦
歌而舞其雅故也師事之者又無慮天下之半然而
魯哀衛靈季桓公山佛肸之屬雅不棄也夫魯哀衛
靈季桓公山佛肸之用孔子豈有加于二三子弦歌
禮樂雍容博雅相聚而樂哉然而夫子終不能相安

何士扣門集
言
于二三子之樂也而戚戚乎吾道之弗庸夫子亦知
二三子之師事其道誠尊而躋三邁五舉春秋而登
之皇王泐穆夫子誠不以此易彼也二先生之歸老
于洛也洛之人至以不善相戒豈謂非高賢大良到
處及物之功耶顧其身之不用而區區以碩德重望
見推于鄉閭也則亦非二先生意矣吾觀君實時卧
齋中念天下事率中疲蹶起正襟危坐堯夫少自雄
其才慷慨欲樹勳業而門生故舊勸之勿投劾歸二
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闕豈恣然無意于天下者而

之何其君其相之弗庸也神宗倚安石為心膂倚蔡
確呂惠鄉諸人為耳目而雅不屬意二先生故以君
實為樞密副使旋收勅誥以君實權判西京留臺旋
復致仕去熙寧初詔舉逸士呂誨等以堯夫應詔補
穎川團練推官不就亦不聞以安車蒲輪聘焉蓋自
帝不用二先生而二先生始散居洛中矣君實在洛
十五年日偕富文為耆英之會而堯夫隱居謝聘道
遥獨樂園笑傲安樂窩亦且幾三十年彼其清風高
節嚼然在人耳目洛中人士至以不善相戒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先生有焉
而要之非二先生意也假令當時之君若相起二先
生于洛中一意推任三劄進矣五規獻矣內聖外王
之畧一朝攄之矣夫其散居洛中也不過循墨蹈軌
斤斤自勅云爾而能使舉洛之人不敢為非而况持
衡秉鈞總天下而左右提挈之也詎不能整朝常肅
天憲一消小人無忌憚之心哉而奈之何其君其相
之弗庸也厥後堯夫聞杜鵑聲卜天下且亂因絕意
仕進之途君實雖復相方次第更熙寧新法謂可立

致太平而君實亦老且沒矣史稱君實有旋軋轉坤
之功而其用弗究程子亦曰堯夫近世豪傑惜乎無
用于世也諒哉昔者姬公旦居東東人有衮衣繡裳
之誦迨乎東歸周之人懽然如沐膏雨也姬公不返
居東之轍姬公之用亦不能盡竟矣周之祚長久以
姬公不久居東也宋之祚起亡以二先生久居洛也
以成王柄周則姬公不久居東以神宗柄宋則二先
生久居洛於乎君天下者于周成王宋神宗宜何處
所矣

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相臣以天下之文為文故天下之文歸焉夫天下烏可一日無文也摛制布誥非文不彰畫策陳謨非文不諭炳今彪後非文不脩而相臣者柄文衡以品隲天下烏在其能少文哉顧大臣之文與儒生異儒生之文摠才振藻繪飾文采足矣其上則窮遐闡奧上下墳典斷斷然成一家言用以模當時而規後代而相臣不炫竒不標異偃然廊廟之上執其柄以麾之而舉所謂摠才振藻繪飾文采窮遐闡奧上下墳典

者咸和墨舐筆一當相臣之用卒之文成而歸之相臣相臣亦安受而不辭而舉天下稱之曰文何者天下不多相臣之能文而多其能用之也不然摛藻如春華何益于殿最無乃非相臣之體與故曰相臣以天下之文為文即不求文而天下之文歸焉昔者韓魏公在政府歐陽永叔在翰林魏公曰天下文章莫大是矣有味哉魏公其言之乎蓋相臣之體也且永叔之文章何如也醇深炳鬱紆徐曲脩徃復百折條達疏暢而且變鈎棘為渾厚革艱險為和平去詭譎

何士抄書卷之三
言
為明易吾讀其所為五代史焉即班馬之筆不過也
吾讀其所為兩制集焉即訓誥之格不過也亦足云
竒矣顧永叔之以文章鳴也其所以用之得盡其才
者誰乎韓魏公也昔者鄭公孫僑之制命也載禪謀
而謀諸野亦既屬藁矣而討論則屬之太叔脩飾則
屬之公孫暉蓋其不自用而用人如此廼史氏一則
曰子產有辭一則曰子產相鄭非文辭不為功公孫
枝衛大夫也一朝舉其家臣用之不嫌于軋已而其
沒也謚曰貞惠文子夫子亦曰信矣其文也然後知

而相者果不在于炫竒標異若文人墨士者流而囊
括網羅天下能文之士者固大臣之所為文也魏公
有公孫僑之讓有公孫枝之弘而折節謙恭于修辭
之求叔故自永叔之文行于世而讀其文者至比之
韓愈編宋奏議者至方之鳳鳴朝陽舉操觚染翰之
士靡不望塵推轂以為一代詞章之祖而不知魏公
實羅而致之則雖謂其文非歐陽氏之文而魏公之
文也固宜何者天下不多魏公之能文而多其能善
用之也吾觀有宋一時為絃肆之語者則李淇水曾

南豐為恪厲之論者則王黃州石徂徠為詭峻之談者則王臨川張石室其高辭比皇墳其勁氣沮金石而後之品第詞章者獨列永叔于魯季王石諸人之右乃知韓愈氏後寥寥五百年來為斯文盟者歐陽氏之功為多而微魏公則亦莫能盡其才而得其用也此魏公之所以為文與噫嘻魏公亦豈少文也其定儲貳其調兩官非文何以豫而臧和而婉也其絀婁寺其引富范其進余蔡非文則何以辨而嚴明而確也其陳四策其上七事非文則何以激而正委曲

而條暢也夫惟有文而能博求天下之文士故曰魏公不言文而天下之文歸焉不然論相而徒以詞章已也則重厚少文如周勃者何以安卯金之鼎而擁昭立宣兩定大策竟歸之目不知書椎魯無文之子孟耶嗚呼此相道也魏公似之矣

一世偉人

古之人臣有蓋世之才當國家多難之日而卒以無用廢君子所為重致慨也夫世屬承平即其人之碌碌者亦可以蒙安而襲故而一旦國家之難起于空

何士抄卷之四
論
二七二
俛擾攘之間百變旁午而不可控御非其才之飛揚
倜儻綽有濟勝之具則無以挽既頽之天下而還之
理顧夫天下之才所為憑籍馳且驟之者世必有
才之才而後其才用也其才可用而無用才之才即
使其飛揚倜儻所懷濟勝之具可以厝天下之福于
指盼拊掌間而不免坐銷于牽掣阻撓每每扼擊而
弗振故有才而不克用與無才同君子所以重致慨
于伯紀也嗟夫以伯紀之才而不克用晉事其可鑒
已夫自晉室不綱典午南渡區區彈丸江左欲斬蓬

蒿而剪荆棘識者已難之矣而况一時匈奴豕彘
卑之屬以彼犬羊腥膻之資蹂躪割據此其時蓋重
難處者而士雅也方欲提孤軍橫行中原與醜虜角
逐誓不與共天抑何壯哉卒也帝聽不聰以淺中薄
識之戴淵一旦奪之柄而統其軍士雅竟怏怏死君
子曰惜哉有士雅之才蓋所稱晉室偉人云而卒悲
以死也蓋有才而無所用之也南宋時事大畧與晉
相當而才如伯紀比之士雅抑又遠過之乃其旋起
旋廢不得一洗蒙塵之辱舒中原華夏之氣則伯紀

與士雅等也且宋自宣和以來醜虜伺中國之動靜
微倖于一發以飽其虎狼之欲者已非一日迨靖康
中金人大猖不用寸兵尺鐵而偏師南濟徽欽拱手
聽命蓋至建炎而高宗且南渡矣於乎堂堂大宋何
無偉丈夫其人攝勤王之師蕩掃沙漠之氛而坐視
君父以其身膏草野邪亦足悲矣伯紀奮然以社稷
生靈為任以神州陸沉為憂雖其際日月之末光遭
泥塗之厄會而且欲燃死灰振廢金忠誠凜凜百折
不回至其建儲有疏脩邊有策和守有議經理有規

守脩有宜攻戰措置有方奏記不下數千言區處不
下數千計興復規模輒有成筭其英才大畧又非宋
室諸人比烈哉伯紀蓋誠一世偉人也所可悲憤者
以徽欽為君而耿南仲之徒為之臣以高宗為君而
汪伯彥黃潛善之徒為之臣當其時重重賜詔褒美
已罷網謝金人矣已罷網提舉洞霄宮矣已罷網提
舉崇福宮矣已又欲以招軍買馬之罪罪網矣自是
而獨守之謀不遂而三鎮棄矣自是而城守之脩不
嚴而二帝虜矣自是而經制之策不行而兩河失矣

自是而遂渡江而遂航海矣時事至此蓋亦消縮委靡而不能自振甚矣於乎宋可惜也有一世偉人而竟使之齎志以沒固忠臣義士所為撫膺長嘆愴然悲心者也不然宣和之季而令伯紀折衝尊俎醜虜伺至內訌不然靖康之間而令伯紀橫騫疆場二后北袞何至長終而不返東南半壁之天下迄宋之世而半落潒不之振也伊誰尸之哉以伯紀之才而卒無所用之君子重有慨于宋室之君若臣也黃鳥賦而哀墟蜚雁顧而衛喪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

夫自伯紀之不用厥后宋室日淪以墜即以文文山大節而無如宋何矣識者謂其志大而才踈而不知其所少者非才也語曰天下無道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一文山何足以支大厦之顛哉故李伯紀偉人也而吾惜其權文文山亦偉人也而吾惜其時於乎君子抱才而無權與時也其何能濟

泰山絕頂之外

古之聖帝所以能成蕩蕩巍巍之業者惟其心之不自有而已矣不自有其業故其為業也益隆夫天下

何士拙著園集
論
之事業固非淺中狹量者所能驟而成而有厥始罔
厥終即成焉亡隆也此曷故乎庸君世主有天下而
以恣睢而其間賢喆之后一有規摹圖畫沾沾自足
矣故其業尋起亦尋墮而不能基于上理迺古之聖
帝則兢兢業業若不自有焉而內竭神智外親臣隣
以為天下卒之業成蕩蕩巍巍而彼聖帝者安坐而
享其成弘鉅之規歷千萬禩而弗朽也豈偶哉故曰
天下之事業惟無意于事業者能成之堯舜是已程
伯子之論蓋寓言泰山絕頂之外以明堯舜不自有

其業之心也請繹其旨愚觀古籍所載自剖判天地
以來上之羲黃堯舜而下之禹湯文武其建號帝王
者可謂已而天下後世稱邇隆極茂之治則曰陶唐
氏有虞氏云者何以也堯舜而前洪濛顛瀨文明未
開而后乎堯舜之世則法度周密或以瀉天下之朴
而澆天下之淳惟堯舜得天之中數而代有天下為
之把握提挈以升于理神禾敷米草生醴泉溢甘露
降鳳凰儀龜龍見蓋堯舜之業蕩蕩乎巍巍乎盛矣
顧堯舜者寧詎知其業之致然而纖毫芥蒂于中哉

堯舜而知其業之致然也奚以言堯舜仲尼之贊曰
有天下而不與斯言也深知堯舜之心者也且爾獨
不見夫泰山乎其纍然峭然壁立而萬仞者泰山也
其聳然凝然若在雲氣之中出層霄之表者泰山之
絕頂也其絕頂之外块然上浮者太蒼也太蒼茫茫
烏覩所謂泰山者以太蒼視泰山坏塊耳而于泰山
何有也人能持此不自有之心則虛矣虛則恒人之
德可以濟聖賢中主之材可以階明哲而矧乎堯舜
彼所謂天授者哉函上聖之懿秉精靈之資各禮法

之上章照世之烈可以自有矣而儼然居衢室之宮
棲總章之閣垂衣而襍幅聽然鼓琴無異素有也盖
忘乎吾之有其業焉非惟忘我業也抑亦忘乎吾之
有天下焉非惟忘吾之有天下也抑亦忘吾有天下
之身焉堯舜固有天下為天下君乎而廷忘乎其有
天下之身而又忘乎其有天下而又忘乎其有天下
之業疏九川陂九澤刊九山同九州齊七政脩六府
定八音播五穀秩五禮如五器敷五教弼五刑訪五
臣四岳九官十二牧皆其時與勢不得不然而堯舜

優焉游焉端拱而順治焉迨乎水土平稼穡登禮樂
舉曆象明刑罰清禹稷契伯益咎繇諸臣各奏其能
而宣其忠悃之猷以佐成二帝蕩蕩巍巍之業蓋天
下治且安矣二帝者亦不知天下之治且安如此也
其視神禾朱草也哇圃之蔬爾其視醴泉甘露也
澮之液爾其視鳳凰龜龍也秦牢之蓄爾當是時康
衢有謠擊壤有頌慶雲有歌蓋非惟二帝忘乎其身
忘乎其天下忘乎其天下之業而天下恬如穆如也
亦忘乎二帝之有天下焉而二帝無極之聞不滅之

譽以著是堯舜以其心之不自有者優游以理天下
而天下自理堯舜不自知其所以理天下而天下亦
不知堯舜之所以理此邈隆極茂之治也論治者之
所宗也輒近世之主其德之不逮堯舜也星淵然而
以天下為勞精匱神之物慮其隕累而惟恐推去之
不速逃之神仙逃之玄寂如漢武梁宗之為君者有
當富庶之景襲承平之季遂以為邁五帝登三皇氣
盈志侈而卒也進不尺寸退輒尋丈之雜夷雜伯如
漢宣唐宗之為君者茲數君者其于堯舜蕩蕩巍巍

何士抄卷之四
論
之業何乎其于堯舜兢兢業業之心又何乎故君人
有志唐虞之理當以堯舜之心為心

聖王求任輔相為先

人主欲理天下必先得人焉以寄之故其神常運而
天下之理用是以成夫天生人主必其虛明玄朗之
神有兼乎天下者矣人主之神雖兼天下而勢不能
以自理也所與共理天下者豈非其相臣乎使徒屑
屑瑟瑟獨抱其神而一無所寄或寄之不得其人則
雖昧旦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誰與為之其又何

以提挈天下而登于理也聖王知其然秉玄宅虛坐
照于陶鈞之上而于輔相則先敷求而委任焉以故
人主之神寄之相臣相臣以人主之神寄之天下而
無壅闕閼隔其間天下奚不理矣其所以臻上治躋
昇平而明聖之烈垂之萬禩不窮者厥有由哉蓋程
子之言曰聖王求任輔相為先蓋論相也夫以天下
之大億兆人之衆而獨生一人焉寵其名號而命之
曰君又舉一人焉置之吾君之下而命之曰輔相夫
輔相亦重矣車必有輔防其覆也瞽必有相扶其顛

也輔相之不可廢也如是然猶其小者耳况人主之
理天下乎人主一日而廢輔相是人主之神一日不
清其所寄也夫使其神一日不寄其為顛覆之患豈
可勝道哉愚嘗讀書至唐虞三代之時而知聖王之
欲治天下則何其亟也聖王之求任輔相又何其殷
殷也堯求舜舜求禹臯陶湯以聘求伊尹高宗以形
求傳說而文王以后車求太公其未得也求之惟恐
其弗至其求而既得也任之又惟恐其弗專而于是
乎任之相任之司空總百揆任之士任之阿衡任之

左右任之尚父而彼諸相臣者亦各矢其力畢其能
以合成泰交之業而唐虞三代之理迄今稱到隆焉
此不亦聖王求任輔相之明驗與夫聖王者非不智
落天地也能雕萬物也其神非不能獨運天下也而
猶必寄之人乃爾晚近世人主即躬上聖之資孰與
古聖王而奈何不寄之人哉奈何而不先求任輔相
哉夫求任輔相亦難之矣其始也求之難而其終也
任之難蓋求之難難于擇而任之難難于信也古之
置相者或訪或試或聘幣或夢亦或枚卜或庭而問

諸臣或郊而問諸國人未嘗謀及左右也謀及左右則彼張甲乙之幟逞雌黃之頰人主孰從辨之而匪人必有廁其間者矣故曰求相之難難于擇也夫人主所與朝夕者非其輔相二三大臣則其左右近習黃門貂璫之輩耳大臣不數見見亦不數言政事而近習則易狎而易與為親人主稍不自檢而近習得以其術中之必不令人主讀詩書必不令人主動總覽必不令人主親賢臣必不令人主知天下之安危與小民之疾苦而相臣持正規切之言將有所齟齬

焉而不相入而相臣亦不能安然朝廷之上以謦所欲為于天子之前而天下之事始有潰敗決裂而不可支者故曰任相之難難于信也人主既知其難而又不得以其難也委實輔相于不用則所以求之任之者其先有道歟是故其人誠賢真人之賢誠可為吾公孤保傅之臣則拔之群臣之中升之群臣之上可也不然不敢求及之也其公孤保傅之臣有能燮理陰陽調和四序啟沃乃心弼乃德者則托以肱股寄以心膂而賜以清問之頻繁甚則北面師事之而

為之離席起立為之在道下輿為之躬車駕就第可也。不然不敢任及之也。夫其求相也擇之如此其精而其任相也信之如此其篤。由是公孤日補其闕保傳日詔其媿而相與代天之工。熙帝之載以效之人主而人主者特端委而受成焉。意不煩役也可以養真。慮口不煩言也可以宣綸。申紿耳目不煩視聽也可以闢聰。廣明手足不煩指麾也可以立綱。可以陳紀可以表率。察案可以齊一。衆庶可以風動。九域八荒。蓋俛仰顧盼而天下從茲大理矣。是道也。道哉。

夫亦以人主之神不自用而用之人不泛用之人而先用之乎。賢相臣也。即古昔帝王與其臣洽喜起之交際風雲之會而所為樹駿績于當年。流鴻聲于來葉者。道未有以先此矣。彼棄三仁。啟二老者。固無足言。若漢唐宋之君。其賢者非不銳情天下之理。而竊謂三五之烈。旦暮效之。然其卒也。上下睽孤。失所倚毗。卑大畧于夷風。侈雄心于伯業。而三五之烈。尋舉而尋廢者。則以不知求任輔相之道也。近代之主。有能旌虞求才。瑗珪召士。而以論相為先者。耶。庶幾哉。

五帝可六而三王可四矣詩曰秉心宣猷考慎其相
此人主論相之格言也嗚呼非聖君其何望焉

天子建中和之極

論曰大哉禮樂之用乎其帝王飾治之具乎至哉禮
樂之體乎其帝王宰治之精乎夫天下亦難乎治矣
而其治也每每托之乎禮樂則禮樂固天下之所繇
以治也然而有體有用焉用者其飾治之具而體者
其宰治之精也世主濶畧于躬行而鋪張于條教支
漓于心術而粉藻于文章取其所謂度數所謂音聲

者罔然習而聽之則見以為禮樂而不知其中和之
不足也中和之不足且無奈禮樂何而又奚以治天
下帝王知其然故不求之飾治之具而求之宰治之
精其所以化洽天人而垂之萬禩無極者有以也哉
蓋漢兒寬之言曰天子建中和之極推此言者是以
興禮樂之責望之當時之天子也今請得原其意而
為之論夫禮樂之說世儒論之蓋詳愚無容喙矣嘗
自天地之所節且和與夫皇王之所履且樂者推之
而摠之不越兩者則中和是也夫禮必有所自始中

者其自始者也樂必有所自生祀者其自生者也禮
反其自始樂反其自生斯于禮樂也深哉堯命夷典
禮夔典樂姬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今載在詩書者曷
嘗外中和而言也人無此則為行禽而不可以為人
家無此則為穢俗而不可以為家國無此則為危邦
而不可以為國矧天子之治天下乎天子者攬威福
之權撫神明之祚握民物之筭持紀綱法度之衡其
所操之縱之輕之重之損之益之以提挈天下而歸
于理者寧獨禮樂而何以稱建中和之極也噫然則

禮樂之于治其非細故可知也禮之中樂之和皆有
極焉如屋之有極也治室者飾其廡隅采其簷阿美
其輪奐非不燁焉可觀而其極弗建岌岌乎有傾頽
摧折之患矣故夫中和之極為天子者弗可弗建也
天子者蓋天下以治出治以禮樂行禮樂以中和求中
和以心所謂中和之極者蓋在天子之心哉心也者
虛靈之竅也玄洞之府也而所以制作禮樂之樞也
建之則心極立而禮樂為主不建之則心極亡而禮
樂為綴麗無用之物禮樂為主是我先天下治也禮

樂為綴麗無用之物是我先天下亂也繇斯以談則天子之急務孰有先于興禮樂建中和之極者乎建之云何以心潛焉玩焉求真至中至和者而握之匪徒得其土直糟粕而已者也是故天子者秉玄宅虛于淵蛭濩蠖之天含真葆素于宴坐尸居之頃塞聰養明于垂旒懸纒之時蓋玉帛不陳于庭俎豆不獻于廟鏞鼓不設于懸琴瑟不披于御而翼翼乎若聖賢之與俱也凜凜乎若明神之與游也兢兢乎惕惕乎若師保之臨于吾前而几席觴豆盤盂刀劍之皆

有箴銘也夫天子何以若斯慎哉誠懼夫退朝之暇深宮之中稍稍一不自檢而吾之志意或以馳騫而飛揚則怠惰乖戾之氣得以入之而吾心不中不和也中和之極弗為我建也失其中和而天下因之以不治也盖中和之極天子以一心建之矣由是脩之于身達之于政運之乎郊廟朝廷之上措之乎巖廊之下而施之乎神州赤縣大荒窮徼之間耳不煩聽目不煩視口不煩言意不煩慮手足不煩指麾而其禮無所弗定其樂無所弗諧而其中和亦無所弗貫

祖宗格矣神祇饗矣臣鄰序蒸庶寧矣刑罰清政教
肅矣夷裔之屬悉稽首貢琛而四靈且畢至矣洋洋
乎灑灑乎王道大行而亡有邪氣壅闕隔其間矣
斯不亦建中和之極之明驗哉古之帝王察乎此故
躋上理登昇平而顛號不滅叔季之君不察乎此故
其治雜夷雜伯而甚則亂亡者終其身彼習綿蕞之
儀奏房中之調者卑卑固無足數而賢如漢文其于
禮樂亦且謙讓而未遑武皇帝雖負雄才而神仙土
木之事紛然遞興又寘禮樂于不問獨奈之何而稱

明天子也嗟乎嗟乎自漢以來相沿而迄于今禮樂
之廢而中和之湮也久矣今有目見揖遜升降之容
耳聞鐘鼓管籥之聲而或揜口竊咲且却而走者彼
尚未識所謂禮樂而又烏覩所謂中和哉記曰大人
舉禮樂天地將為昭焉歐陽永叔曰三代而上治出
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故繼大人之業而升斯世于
三代之隆信非禮樂不可者居今之世必欲易海內
而淑人心則何幸有建中和之天子在也又何幸有
禮陶樂和之君子在也

何士樞之園集
論
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

夫為天下者而欲造天下生民之命也其道則貴親乎故親天下者乃可以為天下天下大矣天下之民林林總總矣其間舉一人焉授之天下而號之曰君又舉一人焉置之吾君之下而號之曰相豈徒崇其位號赫其靈寵以奔走壟服天下也哉蓋將以天下生民之命寄之乎君相之身也天下之生民其待命于我也若赤子之慕父母而吾君吾相漫然不措意于天下則生民之命孤而吾何以自托于天下生民

之上有為君與相而惕然念此也非親其道無繇矣親也者以父母自待而以子待其民者也以父母自待則天下群然而父母之以子待其民則天下亦忻忻然願為之子而君相于天下為親天下于君相為親上下親而天下因以大治王道其有興乎故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肯哉乎其言之也蓋讀蓼莪之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言父母與子一體而分而呼吸之間氣相屬也其曰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言父母之于子時其饑寒調

其血氣撫其出入起居而旦暮望之成長者也又讀
小弁之詩曰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言子之于父母尊
而仰之親而倚之即垂眄轉顧靡所徃而不與之俱
者也嗚呼天下孰有親于父母與子者乎父母與子
親也故饑則欲父母食寒則欲父母衣而其痾瘵疾
痛也亦必翹首頓足而呼父母苟其饑寒而痾瘵疾
痛憊然掉臂而去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然必非其
子之父母也不然或非其父母之子也如其父母如
其父母之子則何忍矣雖然此猶易言也一家之親

其處最近而其休戚亦最關心自非冥愚昏惑不愛
其子之人鮮弗親也何難父母哉乃一國則與家異
矣然猶易言也彼其堂階之上輦轂之下可以目擊
而聲呼即疆以外亦不過一二百里止耳故上之澤
易流于下下之情易達于上而上下易相為親其有
能治國如吾家而一國之民之衆若進之几席而習
見其休戚之狀者則父母之道亦歸焉乃天下又與
國異矣神州赤縣之內窮簷幽蔀之下遐陬僻壤深
山荒谷之間紛紛乎其欲之不齊繁繁乎其情之不

何士抄芝園集
一者常戴我象我而覘我也彼之戴我象我而覘我者寧復何恃恃吾君吾相而已何恃乎君相恃其有以親之而已君相者籍靈爽之威挾尊巍之勢操生殺予奪之權而以其身寄之乎密勿之表其視天下之民遼邈隔絕不翅幾萬里而遙而奚以親為使為吾君者徒然膏梁玉食黻黼玄緇于其上也而相臣將兀坐槐堂仰視飛鴻而已耶則無所貴君矣無所貴相矣而亦無所貴乎君相之親天下矣親天下之謂何則父母是也父母天下之謂何則是所謂王道

也王者之道其必使天下之民樂樂利利無匹夫匹婦不得其所乎必欲使匹夫匹婦無一不得其所也君相有洞源之慮則天下無死亡之憂君相有矜恤之仁則天下無樵蘇之困君相有安集之政則天下無流離鎖尾之虞其機相貫其氣相通其精神意指常相聯屬若是而君相之于天下安可一日不親也聖君賢相知其然故雖居黃屋擁綠圖而每每卑其身抑其心洞其肺腑以下天下之民凡在神州赤

縣窮簷幽蔀遐陬僻壤深山荒谷而為含生負氣者之倫靡不憫焉惻焉而經畫措置于其間天下赤子而有羹藜飯藿者耶則為之食天下赤子而有懸鶉衣結者耶則為之衣天下赤子而有山棲野處者耶則為之居天下赤子而有反皮負薪疲于奔命者耶則為之務休息天下赤子而有凌弱暴寡寃號而無顧者耶則為之平獄訟天下赤子而有不親不遜內外亂焉馭行者耶則為之立庠序而興教化彼其所以理天下而均通其欲齊一其亂而撫循其疾苦也

其若父母之所以襁褓吐哺吾子者而其民亦泣瀟
鼓舞仰藉乎吾君吾相之恩少者寧壯者怡老者怡
而鰥寡孤獨者亦莫不去所憂而就所樂而于是乎
有望之如雲者矣有就之如日者矣有戴之如天地
者矣且家戶而戶祝之願其長為吾君長為吾君之
相矣非欲其長為君相也欲其長為吾之父母也斯
不亦父母天下之明驗歟至是則四海吾處除九州
吾閭閻君相親天下之民而天下之民亦親君相太
和之氣旁皇周疏于天下而亡有邪氣壅闕隔其

何士推之遠集
間用是以躋昇平而登至理而天下竦然稱明明后
相臣亦流盛美于無窮而王道終矣粵稽上志堯舜
禹湯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相其道
未有以易此者而奈之何叔季之君若相推使其眾
而虜使其民也是父母之道之所以亡也得此道者
其政悶其民醇其天下必治必安失此道者其政散
其民流其天下必亂必危嗚呼此治亂安危之大較
也晚近世之君相蓋亦有其主道而行之者耶則無
如父母天下矣

立身以名節忠義為本

君子之自待其身也不輕故所以為吾身樹立
萬古之綱常倫紀所恃以維持而培植者何其重
也夫人苟不重其身則有毀名易節蔑忠屏義而已
矣此蕪穢頗僻者之為而不可以訓惟世所稱君子
者其虜名也獨潔其持節也獨貞其懷忠而伏羲也
初烈誠重之也重吾之名節忠義者重吾之身也吾
重吾身因以重吾之名節忠義吾之名節忠義重而

吾身亦重天下之人始知名節忠義之為重而群然
重之萬古之綱常倫紀于是乎有所托而不墜矣斯
不亦所謂立身之本歟請因豫章羅氏之言而畢其
說粵稽上古在三五之時時則民皆惇德士皆懿行
天下不為高名而無污刷之心天下不為違節而無
詭隨之私天下不為抗忠而無諛佞之愆天下不為
貴義而無褻譎之辟淳乎朴乎固空同之化也降而
三代樸成隱而感慨生道德漓而意氣作于是虞仲
斷髮比干剖心夷齊食薇公孫拔葵仲連辭封下

相屈子沉江萇弘伏尸凡此類者胡可屈指勝數
然率多樹皎皎之名犖犖之節憤憤之忠英英之義
以自見于天下而名節忠義之稱始創矣此稱創
而士之慕之也若渴其趨之也若流水而其赴之也
若矢之集的回視空同之化雖亦遐哉邈乎而以彼
其時世執此以繩士士操此以律身其有懷竒負塊
之倫耿介拔俗激昂酬時者天下爭艷羨之而相率
以砥礪其名鍛鍊其節而濯磨其忠義用是以扶綱
常振倫紀而萬古之綱常倫紀不至于敗壞決裂而

不可收然則名節忠義良重矣孰謂君子立身而可
弗以名節忠義為本邪局言乎其本也君子或以才
幹著或以技藝聞或以文章顯其所恃以立身者固
亦多端而微四者則不足以自樹能以四者傑然而
自樹則雖其才幹之不長技藝之不美文章之不工
曾何損于君子立身之槩而矧又薰之者故夫才幹
技藝文章云者末也名節忠義云者本也此君子之
立身所以為此不為彼也夫君子之立身也亦大艱
難矣哉將奴顏婢膝與時陰陽浮沉人唯亦能人諾

亦諾也則見以為流將左執規而右蹈矩言動酬酢
不失尺寸也則見以為固將設城府峻崖岬高自標
榜以賈虛聲而鬻浮譽也則見以為矯然則將奈之
何亦曰于不流不固不矯之間求其所為名節忠義
者而已是故名欲脩不欲污亦不欲飾節欲完不欲
夷亦不欲苦忠欲致不欲阿亦不欲徼義欲成不欲
奸亦不欲市如此則綱常存不如此則綱常斁如此
則倫紀叙不如此則倫紀隳經之緯之參之伍之權
之衡之無論形迹無論嫌疑無論福禍無論利害無

論人已爾我惟顧其理之所是與夫心之所安者而
 為之君子之于名節忠義蓋其重也曷不引漢唐宋
 諸君子觀之張子房奮博浪之椎汲長孺矯河內之
 節蘇屬國落東海之旄嚴子陵下桐江之釣朱雲折
 殿中之檻梅福掛城門之冠徐孺懸元禮之榻孔明
 燃炎劉之灰漢之名節忠義此其表表者也魏鄭公
 作鑑于貞觀狄文惠取日于虞淵顏魯公振義于平
 原張睢陽死節于孤城鄆汾陽復辟于東京陸敬輿
 抗疏於奉天李鄴侯乞歸於衡山裴晉公討賊於淮

西唐之名節忠義此其表表者也陳希夷周濂溪邵
 堯夫則巖穴之逸民韓魏公范希文李伯紀則廟廊
 之良弼劉學士洪忠宣張叔夜陸秀夫岳武穆文文
 山則社稷之貞魂宋之名節忠義此其表表者也他
 若讐書天祿市酒臨邛獻策闕下上書相門附黨叔
 文求薦穎湖拂鬚副相者則何名何節何忠何義乎
 而其他又若以布被詐儉以賭墅矯情以樹黨階禍
 以清談敗俗以冥逸矯志以窟身昭讓以伏劔汗輪
 沽直者則其名節忠義又不幸而至於有所激君子

審此而所以為立身之準者宜知所自處矣士人讀書至高節獨行之士則雖千載而上慨然欲以其身見之至貪夫鄙人則縮舌汗顏恨不得剗刃於其腹是何世之慕名節忠義者之多也獨奈之何而不以此立身也君子誠以此立身則不傷名不獵名不憐節不矜節不賤忠義不炫忠義名則其身垂不朽之芳節則其身茂永貞之行忠義則其自負慷慨正直之氣此真可與天壤共敝日月爭光也哉而天下後世仰其身之名者頑冥之夫將遁影矣仰其身之節

者逡巡之夫將滅跡矣仰其身之忠義者異恠淫縱之夫將絕踵矣由斯以談君子之名節忠義以身重之也君子之身以名節忠義而重也天下之人重君子名節忠義之身而亦重名節忠義綱常幾廢而復扶倫紀幾弛而復振世道幾亂而復治人心幾死而復生然則君子一身其所關豈淺鮮也哉愚嘗竊論以為天生是人之身非徒以形骸狀貌付之亦以名節忠義付之者彼空抱其七尺而無以自樹奚以置其身於天地間哉顧夫一身之內僅僅方寸耳方寸

不立則七尺皆虛故能以名節忠義盟之於心而誓之終身不敢變則必束髮自勵求所以不虛此身者而高潔其聲卓犖其行庶幾哉可以表於世而列於士君子之林矣嗚呼語立身而始之以立心此又根本之說也士君子名節忠義之樞也是為論

本原之地在朝廷

自古默運陶鈞而化翔寰宇豈獨吏治法哉蓋有握其樞者焉何也人主渺焉一身勢不能進四海九州而之几席於是以其命縮之吏而吏治又不能必法

以無負元元是故上下大小棊列臚布詳哉乎其法也夫法亦奚所自乎彼其郡縣之長斤斤焉日提三尺惟謹而其上復有遍按三尺而繩之者奉朝廷也故片紙之詔單車之使徵發期會朝馳暮從而其意旨之所向注則顧視氣使之間捷於桴鼓彼豈持之無故而動之無因者豈非其樞要得耶故曰本原之地在朝廷夫侯牧遠而郡縣興封建湮而守令設三代而下所恃以易海內疇能廢之顧天子與守令不啻隔九閩而遙而中有監司為之鈐轄鈐轄矣而卒

無以稱上意旨其責不獨在監司守令而在朝廷何也朝廷樞也如天之樞監司守令如四時五行宣其氣矣如車之樞監司守令如三十輻轉其轂矣故能生殺一邑之謂令能生殺一郡之謂守能提衡郡邑生殺之謂監司能均平調劑生殺之道之謂朝廷朝廷者監司守令之所謂樞也夫天下大矣絀續以前輦轂以內不能玄覽周知而况窮簷豐部之下寒崖陰谷之中有日月之所不及暄而霜雪雨露之所不及濡且摧者於是朝廷為置守若令故田畷弗率女

紅弗工守令責也肺石之戒弗申潢池之警弗輟守令責也民無含哺鼓腹之嬉而士鮮被服絃誦之習守令責也詎不艱且重哉以其艱且重也任之而得為鸞鳳任之而不得為乳虎任之而得為甘雨和風任之而不得為嚴霜冽霰而况其間靜躁殊性方員異品循良似拙踔驚似竒情偽隱於山川而變態匿於城府堂下百里君門萬里何以別黑白而定幽明於是朝廷為置監司監司置則日成月要時考歲終獻銅墨而下一切得以斂且嚴而無敢翫解其間然

則操何術而可夫非奉朝廷乎何以明其然也夫卑而不可不圖者民也龐而不可不飭者吏也散而不可不一者朝廷也朝廷肅故法無旁落吏畏而民知守朝廷靜故法無滋焚吏約而民知馴朝廷平故法無恣雖吏順而民知狎朝廷惠和故法無秋荼凝脂吏寬而民知懷故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又曰正其本萬事理然則天下之治本本原原實惟在朝廷之上耳寧獨監司守令責哉假令朝廷薄德化而監司以務為保障課守令見謂迂濶而難行矣

假令朝廷右刑罰而監司以毋為繭絲課守令見謂優柔而寡斷矣假令朝廷崇文抑武已方崇武抑文而監司以詩書介冑之說左其術而課守令見謂齟齬扞格而不相入矣胡不引漢事觀之高惠文景之間上方厭苦干戈期與民更始休息而於時釋之定國輩用拊循其下迨乎孝武則日繩以法矣而鄧都審成之徒遂慘礪而少恩建武永平稍稍以吏事督其臣而張京兆尹扶風爭以循良相表見彼其朝廷之上如寒燠燥濕之不同術而其吏治之醇駁如冬

何士振志園集 論 四十八
必寒夏必燠火必燥而水必濕何者本原之地使然也嗟夫三代而下如其法也亦少密矣獨奈之何其本原哉夫今之守令即古之岳伯也唐虞三載考績肆朝群后而不聞有所謂監司監司之置蓋自晚近世始猶曰監之云而後稍密也余觀宓子喻借書當時已不無掣肘之嘆矣而况今之所謂掣肘何以令宓子見乎主計者倘毋謂德讓未遑而少寬文罔則龔黃卓魯宜有應者漢事可觀已

聖王治天下之要道

古之聖王運化於上而天下成就吾理者豈有希秘之術哉聖王有要矣天下之元元至衆也其間覘上之術也聖王之旨喁喁然延頸舉踵待命於君人者林總不齊也繫乎其盟互而不比也而聖王以藐焉一人托於天下之上夫聖王一人之身豈能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卒能圖理天下於掌中俾之頽焉樂入於吾法而天下亦相與鼓舞踴躍乎就吾之標準而無敢屑誠乎其間何以故噫聖王有要矣微而能張約而能該卷之不盈一握而放之舒六合者也是要也

何要也控其至神之機以觸天下之至情也舉其機之至神者握而運之而天下之情洽而天下之治亦以成故曰孝者聖王治天下之要道今夫治天下者將以匡矢俗易民視詎不嚴為令而過為責而卒之下俚愚不肖之事民且欣然為者非斷之不能也而斷之始生於忍嗟夫豈人情乎是未有以觸其情之真而鼓其不忍之端故也人之情莫真於父子剖而不析截而不分死生維繫而不忍隔至真也莊生所謂父子之情無所解於心者也聖王知其然挈其真

者觸天下以盡天下人之情而天下亦以其真應蓋嘗披覽上誌名列孝子傳者其人率多粹白廩廩德行君子也豈非孝固百行原乎何者天下未有日承懽遺食於親而顧恣睢鬪狠詬誅於人而爭搏者也天下亦未有忍疏其親而不忍於疏眾人者也夫舉家人父子之間汎乎有所不足愛而舉天下惟吾之所疏且棄而悍焉不顧則其勢必爭爭則相輾而相陵茂禮毀義而其人將等於禽獸嗟乎夫使天下而皆若人也則亂矣天下而脊脊亂也聖王為無權是

以聖王之治天下其苦黑白恃吾直持而倒執之而
獨計以孝者規制區宇之要機而懸之以模世而範
俗迪以六德訓以五倫嚴以三物詔天下曰男子疾
於耕令老者食詔天下曰婦女疾於桑令老者衣詔
天下曰勞則擔重則負顛躓則扶令老者佚又詔天
下曰死則藏為之葬沒則思為之祭纓冠繩履喪不
三年罰無赦令老者死而安當其時所以提教督率
於上者諄諄焉耳提使聽命使從蓋深有以投其
中而液其骨髓故聖王之鼓天下也若轉圜撥鈞而

天下之靡然從之也若水之歸壑而矢之集的其相
率以孝也出乎情之所甚便而相率以循於聖王之
所詔也亦其情之願趨畢赴而無毫髮勉強屈彊不
得已之心嗚呼是天下之至情也所謂機也弩之有
機也迅則直緩則偏偏與直惟其機也聖王握其機
以觸天下左案之左應右案之右應上下之精神意
指日旁皇流注融貫浹洽而無有壅闕闕隔於其間
而天下卒以稱治噫豈苟焉而已哉雖然聖王以孝
治天下而不以身為天下標天下將曰聖人欺我耶

何士推去國集 詩 五十一
駭且震焉相眎而不知動彪彪然頑鈍椎魯而莫之
肯從而聖王何以責天下是故必以孝先之視膳而
不以為憊也問疾而不以為寤也一日三朝而不以
為數也祭則牽牲執爵而不以為辱也紺轅青犢身
耕籍田率后登桑壇就闕館以供蒸嘗之具而不以
為卑也是以其孝標天下者也嗟嗟觸之以真天下
已靡不樂於就而又有聖王也者為之標標設而射
者爭向之矣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夫武王斬紂
頭懸之太白之旗儼然據天下之席聽天下之斷天

下不訾戾而且頓首誦之曰聖曰父母而四海熙熙
號稱永清武王固能君乎而問其能臻上治來天下
心者以孝標之也詩詠順德者是也故曰孝者五帝
三王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
邪去天下莫不從者其唯孝乎有子命曰仁之本孟
子命曰仁之實有以也故孝之道聖王得之以治身
而其推以治天下以治身則為本為實而以治天下
則為要輓近世主廼有漢高爭天下於項氏之手忍
視太公置之鼎鑊之上而無惻容至唐則挾宮女以

脅父至宋則戀東南半壁之天下挈其父兄委之沙漠遐邈之鄉而忘之噫脅父者要忘父者夷抑甚矣而以區區關中之土遂欲嘗父於一杯羹抑又甚矣彼其父之不有而何以能王故君人者以孝治天下則可以觸天下以孝先天下則可以標天下

堯舜仁急親賢

自古聖君者出其必有相與以成者是故明於上下相親之義而後天下之治成夫聖君者含真葆精俾合神明而其休揚景鑠與天壤不朽儻所謂天授非

耶夫惟天授之也天必將大就吾聖君天將大就吾聖君必生一代賢人君子以為吾聖君輔夫賢人君子何代無也乃所謂聖君者率千萬禩不一觀豈惟臣負君君亦負臣何者其交不親也其交不親君臣之間隔九閻焉無奈賢人君子何而又奚以成治是故古之聖君鯁鯁乎抑其志以親賢人君子而賢人君子亦委心聖君用能相得益彰號稱盛美而所以躋到隆臻上理者寧詎偶然哉孟子稱堯舜之仁而推其急親賢請畢其說夫履言天澤矣中孚言鶴鳴

子和矣如其履也上上下下不能相為矣而中孚於
臣親君也曰鶴鳴於君親臣也曰子和則君臣之交
豈必堂陛廉隅等級間哉夫君者其車之輪邪其樂
之宮邪其星之紫極邪堯舜以其仁聖神靈寄之侯
王萬姓之上舉天下纖翳隱匿不可揣測之情狀攬
之一心籍令不得賢人君子以寄之聰明以為吾即
官天地府萬物決離運兌闢乾奠鼎亦安能以吾一
人之神獨運於陶鈞之上邪是故洪水汎濫則憂黎
民阻饑則憂百姓不親不遜則憂蠻夷猾夏則憂曆

象失紀人時忒序則憂甚而一民一物失所戚若痲
痺之在身而不得不亟為之所籍令身憂而身理之
即聖如堯舜其何能免於病辟之輪然三十二軸中
一軸不湊則輪折辟之宮然五音六律二十五絃之
屬滯滯而壅闕則宮不成響辟之紫極然中外之官
主客伏見凌守羸縮或離纏次則精芒與紫極不相
射其何以鏡照提攝休休然坐天下而登於理堯舜
知其然堯不自為也而若舜則親舜不自為也而若
禹臯陶則親若稷若契若益若夔龍若工垂之屬則

親若四岳九官十二牧之屬則親彼禹益皋陶夔龍
工垂九官十二牧之屬莫不各率其職各不相為舉
相讓以合成堯舜之仁由是隨山濬川萬世永賴而
洪水之憂什樹藝五谷粒我蒸民而阻饑之憂什象
刑惟明風動率服而猾夏之憂什治曆明時協月正
日庶績咸熙而失紀忒序之憂什幽而天地神祇煩
而草木鳥獸靡不咸若以至地平天成時雍熙皞太
和在唐虞宇宙間而堯舜二聖人者惟黃衣純牧凝
旒註續端拱無為於密勿之內天下曰大哉曰君哉

曰蕩蕩巍巍哉而當時之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
哺鼓腹而遊如登之春臺納之華胥也而堯舜二聖
人之治用是以萬古無極此所謂三十二軸輻輳而
輪轉也何者其樞一也此所謂五音六律二十五弦
叩商商應叩角角應旋相為宮也何者其聲相比也
此所謂中外之官森羅橫亘於中天環而拱極也何
者其氣聯絡之也此堯舜之所以成其仁也而揆厥
所由其所需於親賢者大哉嗚呼世未有有臣而無
君者亦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人君亦何必借才於

異代邪一世之才自足供一世之用亦在君人者親之焉耳嗟嗟親亦難言矣上下濶絕而懷瑾握瑜之士貴之丘園棲遲之衡門之下而天子子立是曰無親志愾情溢怒然以古人自耦而諧臣媚子脩擊跼之巽工媵阿之容上下相蒙恬不知戒是曰厲親若乃上豔太平之美一切以文致馭下下亦闖上意指而相與粉飾諛藻其間然外合而中離禮節頽瓊而猜忌日甚是曰迹親無親則否塞厲親則豐華迹親則睽孤彼其臣亦安肯與之佐勛勅決軼掌流

養心莫善於寡欲

甚哉心之不可以有累也是故善養心者去其所以累吾心者而已夫人之心圓融虛朗靡可執着心亦安從養耶其有事於養者必其有以累之也其有所累者其來也必有將其至也必有固其得也必有留將則私起固則私遂獨則私成而吾本來之體紛紛擾擾遞相牽引遂剝蝕障翳而迷其故心亦安所事

而得養哉故善養心者去其剝蝕障翳而還吾圓融
虛朗本來之體而後其心始完孟氏謂養心莫善於
寡欲旨哉言也夫心非形骸也非血肉之軀也然亦
非廓落無用之物也心非廓落無用之物不能不附
於形骸不能不載於血肉之軀而耳目口鼻四肢之
情從之而生耳目口鼻四肢之情與心俱生而聲色
臭味安佚之感與耳目口鼻四肢之情俱生情與感
俱生而心之欲從之也形去知墮體黜聰并其聲
色臭味安佚之感強而錮之也是灰其心也將恣情

實狗嗜好以之傷生而伐性逐其聲色臭味安佚之
欲肆而淫之也是蕩其心也夫聲色臭味安佚之欲
所以養性非以性養也滅之則不能縱之則不可不
滅不縱從而節宣限制其間亦在寡之已耳今夫水
清之終日足以見眉睫須臾清之則不見丘山木之
生也披其枝者傷其根金在鎔則良在瓦礫則湮覆
簞揚淘汰則金見彼欲之為心累也其根着而膠固
克之甚難而其綿延叢生而不斷即欲閑防而無可
措吾力則心亦難乎其為養矣是故養心者寡欲之

難而寡欲者其來也杜之難其至也順之難而其往也化之難方夫冥漠玄寂尸居淵默以意想為飄風以妄念為游塵此欲之來也而吾虛中湛慮返鏡內照以杜之於其來俄而紛錯糾結旁午交攻以縱恣為林丘以窮奢靡曼為猿鳥此欲之至也而吾坦焉若無事廓焉任乎其所固然以順之於其至及其群動既空衆感已徂以牽纏為根荻以流連拘攣為枝葉此欲之往也而吾解其膠鋤其蔓鏹其渣滓以化之於其往由是淡然無營漠然無思瀉瀉洞洞一塵

不着而吾得養吾心於無將矣為而不宰應而不染隨緣俱適纖芥不滓而吾得養吾心於無固矣物乎物不物於物與應俱釋無所稽疑而吾得養吾心於無留矣蓋欲之來也至也往也客感也於吾心何主也是戶外之戈也來而將也至而固也往而留也客感據吾心而為吾心主也是室中之戈也來而卒無將也至而卒無固也往而卒無留也客自客主自主是逐其室中之戈而不以客勝主也夫主客之介蓋在毫釐疑似間而客與主常相低昂勝負戰之不力

何氏芝園集
如兩敵對壘既無以禦其游兵而又無以防其鈔掠
則常勝之勢豈在我乎坤之初嘗言辨矣坤之上嘗
言戰矣此寡欲養心之說也

何氏芝園集
完